

群 众 演 唱 剧 本

戏 曲

打 豆 腐

武汉市楚剧团整理



北京宝文堂书店

內 容 說 明

剧本写一心想当秀才的黄德才，看不起卖豆腐供养他的母亲，食念高科中举，不愿参加磨豆腐。后来中举不成，迫不得已，才去卖豆腐。

剧本頗有风趣，人物只有四人，适合业余剧团排演。

打 豆 腐

*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 64 号)

北京市審批出版經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64 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统一书号：10070·497 字数7,000 版本787×1092mm1/32 印张 8
16

1999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册

定价(7)0.09元

人 物

黃德才、閑翠花、報子二人。

閑翠花上。

閑翠花 (唱) 我的夫讀書人家事不問，
我一人也難把家撐，
借回了黃豆三斗整，
慢打豆腐过光阴。

奴乃黃門閑氏，配夫黃德才。自从婚配以来，夫妻虽还相安，怎奈我的秀才先生終日只知咬文嚼字，梦想科場得中，家中生計全然不管，茶來伸手，飯來張口。俗話說得好“坐吃山空”，就是有金山、銀山这多年也吃光了。要不是我东設法、西想方，早把秀才活活地餓死了。这几日更是过不下去，幸喜我娘家是打豆腐的，是我向娘家借来三斗黃豆，打一打豆腐也好度日。待我先把黃豆泡了起来，等先生回家要他跟我帮忙。

閑翠花下，黃德才上。

黃德才 (念) 几次趕考落孙山，这回定能中魁元，
只等差哥來報喜，祠堂門前豎旗杆。
适才与众窗友会文，提起前日科場之事，都道我此

次命題新穎，文章超群，今科定能中舉无疑，要我明日擺酒酬客，有性急之人當下去到酒樓，代我訂了酒席。此事雖近荒唐，一則學友們推崇備至，二者自覺文章確實得意，一時高兴，滿口答應了。今乃是放榜之期，我不免回家聽候佳音便了。（唱）

人逢喜事精神爽，
我等喜事心發慌，
耳邊似聞報蟬響，
时辰尚早，
今天要把老爷當。

娘子，快來。

閨翠花 先生你回來了。

黃德才 娘子，快取一件干淨衣服一換。

閨翠花 你要換衣做么事呀？

黃德才 你快取來換上再說。（擺老爷架子。）

閨翠花 先生你在做么事？

黃德才 娘子，你看我象不象個大老爷？

閨翠花 我怕你是瘋了。

黃德才 一點沒有瘋，連酬客的酒席都訂下來了。

閨翠花 先生你真的中了？

黃德才 那個自然。

閨翠花 你去看了榜的？

黃德才 不會。（心不在焉）你听，是不是報蟬在响？

閨翠花 是你心里在想。

黃德才 时辰尚早，只等报录到来你便知分晓。

閑翠花 先生你还未见报录就买这些香烛，还要人家代你訂酒席，你就不怕別人笑話么？

黃德才 今科一定有准。

閑翠花 我看你就是中不了。

黃德才 中得了！

閑翠花 中不了！

黃德才 中得了！中得了！中——得了。

閑翠花 好，中得了！中得了！肚子还是不得飽。

黃德才 你們姐道人家只知叫旁叫苦，你要晓得，这回中了举人，日后就可做官，到那时何愁不丰衣足食；你又何愁不做一位夫人。

閑翠花 我沒有那个八字，布衣、蔬食过慣了，我希望別人侍候我。再說，別人做的飯沒有自己做得香。

黃德才 你到了那时才知道做夫人的好。

閑翠花 你連做梦都在想做官。

黃德才 学而优則仕，此乃天經地义。

閑翠花 先生，你曉不曉得缸里沒有米了？

黃德才 这个倒也不知，讀書之人，只知吟詩答对，会文做官；至于家計細故，还是娘子設法維持，維持。

閑翠花 我維持倒可以，常言道“会打三棒鼓，少不得二个人”，你是不是与我帮忙？

黃德才 帮什么忙？

閑翠花 帮我打豆腐。

黃德才 你怎么忘記了？从前我們二家拜親之时，我与你父母言得明白，从今以后不要提起“打豆腐”这三个字。

閑翠花 我丢了你的什么人？

黃德才 这倒不會，只是打豆腐是引漿卖瓢之流，讓人家說起秀才娘子是打豆腐的女儿，听之不雅。

閑翠花 我嫁給你这个酸秀才，算是倒了一輩子楣。侍候你这多年，我不嫌你，你倒嫌起我来了。我偏要說，就是打豆腐人家的女儿，我就是要打豆腐，不但要打豆腐，还要去卖豆腐。

黃德才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最难养也！”不与你妇道人家計較，你打你的豆腐，我讀我的文章，我二人井水不犯河水。

閑翠花 我沒有閑功夫与你扯什么女子与小人。先生，我問你，要不要吃飯？

黃德才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怎么不吃飯？

閑翠花 那就跟我帮忙咧。

黃德才 帮什么忙？

閑翠花 帮我推磨。

黃德才 推磨！堂堂秀才与你推磨？豈不是有辱斯文，真是豈有此理！

閑翠花 你推不推磨？

黃德才 我是不得推的。

閑翠花 不推磨就只好挨餓。

黃德才 推磨？挨餓？想到（黃豆）我們一不推磨，二不挨餓，你娘家借回有三斗黃豆，也能飽飽肚子吃他个十天半月。

閑翠花 先生，你的斯文到哪里去了？

黃德才 有道是飢不擇食。

閑翠花 过了十天半月，又該怎么办呢？

黃德才 我中了舉人，何愁无人送銀子，送米來。

閑翠花 今天就沒有吃的，我勸你幫我推磨的好。

黃德才 也罷！娘子我腹中飢餓，做點吃了，我們再來推磨。

閑翠花 磨了豆腐再吃。

黃德才 吃了再磨。

閑翠花 磨了再吃。

黃德才 娘子你真狠心。

閑翠花 先生，我這是救窮。

黃德才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濫矣！為了這臭皮囊我也只好委曲求全。

閑翠花 先生，這不叫委曲求全，這叫大丈夫能屈能伸。

黃德才 好一個大丈夫能屈能伸！好，我就來磨。

閑翠花 先生，你磨不磨得好？

黃德才 笑話，先生讀書都讀得到，推磨還推不到？

閑翠花 好，我去收拾磨盤，你去把黃豆端出來。

黄德才 好，我去。（见门未关，关门。）

閑翠花 先生，关门做什么啊？等一下看不见。

黄德才 看得见，关上的好。

閑翠花 先生轉来，你拿書本做什么？

黄德才 秀才豈可一日无書。

閑翠花 这时要做事，你拿着个本本怎么样做事啊？

黄德才 我一手拿書，一手做事。

閑翠花 唉！我的先生喺，真是急死人的。两只手都是
要做事的。

黄德才 好，依你的，依你的。（閑翠花整理磨子，黄德
才复上）糟了，糟了！

閑翠花 什么事糟了？

黄德才 你把豆子泡在水里怎么样磨呢？

閑翠花 （笑）就是要泡了才能磨。

黄德才 我还怕是先磨干的然后再加水哩。

黄德才下，端豆子上，吃力不堪，閑翠花忙接住。

閑翠花 来，把磨子搬到亮地方来。（抬磨；安磨，磨压
住黄德才的衣角。）

黄德才 嘟嘟哝！……快点！

閑翠花 压了脚！

黄德才 不是，是衣服压住了。

閑翠花抬磨，黄德才拔农用。

閑翠花 先生，做事要有个做事的样子，把衣服扎起
来。

黃德才 (扎衣，感到不妥) 这成何体统。

閑翠花 为人要能粗能細。

黃德才 好！好！能粗能細。（不高兴的扎好衣。）

閑翠花 我們哪个磨哪个添？

黃德才 我磨你添，大丈夫豈能讓于妇人。

閑翠花 这也有大丈夫与妇人之分？你磨我添。（見黃德才反推磨）先生，你磨反了。

黃德才 难怪不活动的。

閑翠花 拿不是那个拿法，推也不是那个推法。你过来，我磨給你看。（接过磨架）推磨有个式子的，站个丁不丁，八不八的步法，前如弓，后如箭，推得去，拉回来，只要力用得均匀，那磨子就不轉自轉不圓自圓。

黃德才 唉呀，推磨子还蛮大的學問咧，（效摹）丁不丁，八不八的步法，前如弓，后如箭，推得去，（磨又不动了）娘子，你帮一下忙。

閑翠花 你圓到拉！

黃德才 拉得了，（又停）你再推一下。

閑翠花 唉！你过来，我磨你来添。（唱）

推磨用力要均匀，

磨儿轉得平又平，

磨的豆浆白如銀，

打豆腐莫看輕，

荒年餓不死手艺人。

黃德才 (添豆不及，被磨指誤打) 哟哟哟！手打了。

閨翠花 你添快些， (黃德才連添) 哟！你添这多做么事？

黃德才 你叫我添快些嘛。

閨翠花 隔一轉添一回，一回只添得十七八顆就够了。

黃德才 这才难咧， (持勺細數) 一五，一十，十五……

閨翠花 你添啊！

黃德才 等我数清楚了再添。

閨翠花 唉！你估計一下只有十七八顆就够了。

黃德才 这比磨还要难些，还是你添我磨。

閨翠花 你又磨不好。

黃德才 慢慢地学，慢慢地来。(又磨，一下子满头大汗。)

閨翠花 先生，看你满头大汗，歇一会吧。

黃德才 还好。娘子，你看我是不是磨会了一些？

閨翠花 嗯，磨顺多了。

黃德才 磨是磨顺了；只是将来我做了官，別人就会笑我咧！

閨翠花 笑你么事呀？

黃德才 笑我是个豆腐老爷。

閨翠花 先生哪！(唱)

昔日有个关二王，

曾打豆腐过时光，

后来桃园三结义，

留下美名万古扬，

为人受得苦中苦，
一朝苦尽自然香。

黃德才 到底是先生娘子，会講两句话，我虽然不敢比那云长公晋爵封王，个把状元是靠得住的。日后我要是中了状元，头插官花，身穿大红，出外轄民，夫荣妻貴，豈不是优哉游哉！（磨盤晚转，豆撒滿地。）

閑翠花 豆子都撒了，你是怎样磨的啊？真害死人！

黃德才 哎！这才是祸福一时，乐极生悲！

閑翠花 你还在那里轉文，快帮我把豆子捧起来。

黃德才 这上面沾满尘土，怎么办哪？

閑翠花 不怕，我去淘洗，留到咽飯。

二人抬磨子还原，抬浆下。

黃德才 （复上，累得够嗰）哎哟！这手怎么这样酸，腰也痛起来了。娘子，你把先生累成这个样子，看你拿什么补养先生？

閑翠花 （端豆浆上）先生，辛苦了！先喝碗热豆浆。

黃德才 （接碗喝）好浆！好浆！再来一碗。

閑翠花 先生，时候不早，把打好的豆腐挑到街上去卖。

黃德才 什么！你要我去卖豆腐？

閑翠花 你不卖，叫哪个卖呢？

黃德才 你你你！你真是豈有此理。逼得先生丢人哪！

閑翠花 卖豆腐是将东西換錢，用力气換，有么丢人

啊。

黃德才 杀死我也不得去。

閨翠花 好，那只有挨餓咧！

鑼響。

黃德才 你听，外面有報鑼响亮，想是卑人高中了，你去把他接进来。

閨翠花 要是你真的中了，別人会自己找上門来的。

黃德才 你听，越打越近了，一定是卑人高中了，我要去看看。

閨翠花 先生，你真去？

黃德才 你撒手！（閨翠花下，黃德才出門，報子上）二位，你們可是打報鑼的？

報子甲 是的。

黃德才 是哪家老爷高中了？

報子甲 是黃大老爷高中了。

黃德才 哪个？黃大老爷高中了。

報子乙 中了二十八名舉人。

黃德才 （對乙）當真？

報子乙 當真。（莫名其妙。）

黃德才 （對甲）果然？

報子甲 果然。（莫名其妙。）

黃德才 哈哈……你們可知黃大老爷的住處？

報子甲 我們正在找。

黄德才 你顺着我的手来瞧，就是此地。

报子甲 就是这里呀，走，进去。

黄德才 不慌，待我与你通传。

报子甲 有劳有劳！

黄德才 （进屋）娘子快来！（发现碗）这碗不要了。（丢碗，发现盆）这都不要了！（丢盆等。）

閨翠花 （上）你疯了！你怎么都打了呢？

黄德才 我做了官，还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閨翠花 先生当真？

黄德才 打报罐的现在门外，快点叫他们进来。

閨翠花 二位请进，上面就是黄大老爷。

报子甲 见过黄大老爷。

黄德才 报单呈上！（看）二十八名举人黄国才。

閨翠花 先生，错了！你叫黄德才呵。

黄德才 （仔细看）黄国才：二位，怎么写错了一个字？

报子甲 哪里错了？

黄德才 上面写的是黄国才，我叫黄德才。

报子乙 么事呀？你叫黄德才呀？

黄德才 乃是道德之德。

报子甲 拿过来哟，你还缺德的德哩！

报子乙 耽误了我们半天，走，伙计！

黃德才 二位，再讓我仔細看看。

報子乙 聞到你的鬼。（下。）

閨翠花 先生，這滿屋打得稀烂，你再該死了心呵！聽我的話，把豆腐挑到街上去賣，早些賣了早些回來吃飯。從今朝起，你也該知道磨豆腐這項學問了。

黃德才 知道了。唉！十年寒窗用心苦，幾次趕考榜上無，平地風雲成幻景，養門秀才賣豆腐。

閨翠花 打豆腐並不比酸秀才下賤呵！先生你叫呵！

黃德才（小聲地）豆腐——

閨翠花 先生大些聲音！

黃德才（大聲地）賣豆腐——

——落幕